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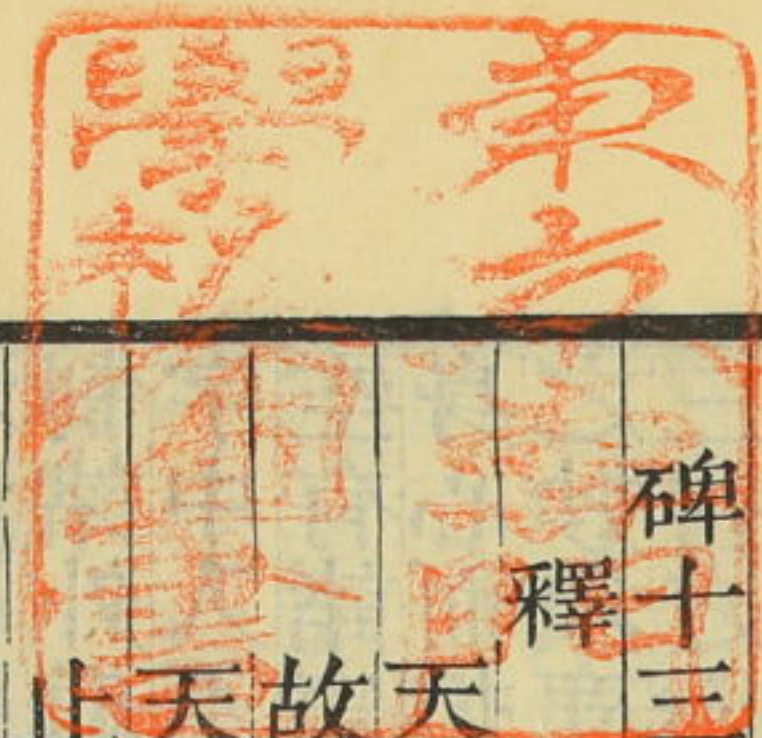


文
粹

和
338
//



利
291
11



文粹卷第六十一

吳興 姚鉉 纂

碑十三 總五首

天台智者大師碑銘 梁肅

故左谿大師碑銘 李華

天台法門議 梁肅

止觀統例

心印銘 陳諫序 梁肅銘

天台智者大師碑銘 并序

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
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創國清廢修禪號為道場
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比丘然公昭大師之遺訓
以啟後學門人比丘法智灑掃大師之故居以護寶所門人安定

新錢字
有鞠拜

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顛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應緣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卽身心而指定慧卽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以鹿苑爲初明一實用法華爲宗合十如十界之妙趣三觀三智之極自以鹿至之極二十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渙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捨

開闔默語高步海內爲兩朝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城示滅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賓關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禪師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谿朗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谿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惑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是上元寶曆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而比丘法智實營守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斯人是賴汝吾徒也蓋紀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

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祕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城無生而生生化兩明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閒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故左谿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谿左谿傅氏之子法號立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隨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爲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承世謂居士爲諸佛化身杳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狀澹也如意年中薙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

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爲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所居一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閒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慧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由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趨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心法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閒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迦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代至璨禪師璨又授能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閒有惠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威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荊州當陽傳真禪師俗謂蘭若和

尚是也左谿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內嘗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修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修上法易證上法難明謂左谿爲有則實無所行謂左谿爲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唯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谿杖錫指搗工人聽命如從舊貫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我六印道圓萬行無碍戒爲心本爾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六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僧夏六十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花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協兜率天者

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廣度人天旣茶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谿之西原遵像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之東原申永慕也左谿僻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纈之溫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同法界之大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眾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寥廓至若旱蛙躍流瞽犬能視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罾梁舉其倬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邱九巖寺僧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開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開左谿之祕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真杭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醍醐飽左溪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

左谿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蹟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提惠牙露左谿之一雨清辯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眾生未度我爲舟筏將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殞煩惱驚開寂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日人亡地在四輩盡度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塵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脩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眾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祕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

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互爲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惟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惠解之道流以忘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后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爲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

昭示三藏又沉聞而能思思而能脩脩而能信信而不可欺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之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眾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

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

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卽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曠而體神語其近則一豪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卽三至三卽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祕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

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舉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不遺燾載恆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偏者破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

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掉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疏漏邪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曾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爲上聖之域豈隔闕遼遠與凡境杳絕歟是惟一性而已得之爲悟失之爲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

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於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窞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滯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卽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惠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五曰荆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惠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詞爲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谿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谿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谿滅後知其說

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困而學之又其次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爲之屢校楛足也勢句爲之簸糠瞋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雍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疏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爾乎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枿木之津功畢云爾

心印銘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机杖盤孟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羣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

至終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
 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庶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
 序其所由然著于銘之首云
 浩浩羣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
 寓其形波流火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
 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為昏秋豪至微或以為繁或囊包天地
 或渴飲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天壽得喪惟心所幸心遷境遷
 心曠境曠物無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
 紛如絲之棼有無云云不可勝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為
 體寂兮浩兮不可道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
 載於屈指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
 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而未嘗或昏
 豈惟我然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得混而為一莫覩其
 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文粹卷第六十一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文粹卷第六十二

碑十四 總八首

吳興 姚鉉 纂

釋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大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祕塔碑銘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和尚碑銘 嚴郢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 唐仲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 梁肅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 柳宗元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 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大安國寺

文粹卷六十二

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祕塔碑銘

并序

裴休

玄祕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爲丈夫者在家則張
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
教利生捨此無以爲丈夫也背此無以爲達道也和尙其出家之
雄乎天水趙氏世爲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卽
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
弘法教言訖而滅旣成人高顛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
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
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丘隸安國寺
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
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峯法師復夢梵僧以舍
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
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會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

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
殊於清涼眾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
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
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
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
注納偏厚而和尙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
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絲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
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瀦蔡蕩鄆而天
子端拱無事詔和尙率緇屬迎眞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爲人
請福親奉香燈旣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
參用眞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
爲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
眾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
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

餘萬徧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
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
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
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即眾生以觀佛雜四相以修善心下如
地坦無邱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
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
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
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毘得
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諡大達塔
曰玄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
或講論立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
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
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微猷有時堙沒
而今閤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

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辯孰分有
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
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雪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
輕鉤檻莫收梏制刀斷向生瘡痂有大法師絕念而游巨唐啟運
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
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
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和尚碑銘

并序

嚴郢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
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立言德祥開右至
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襲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
儀同三司蕭肅一作蕭肅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

麻九年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
贈司空追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毘之時詔遣中謁者齋祝
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與比明
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萬
要指緇門獨立邈盪盪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
之軌迹卽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
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
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
傳於龍智阿闍黎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
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黎揚榷十八會法法化
相承自毘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
氣登禮皆答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
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
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豪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

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
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
臾有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
非一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
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余勒崇昔承微言今見
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右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
逾三千復有蕭肅一作肅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
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
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
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蹟殊生
滅法離有無刊石爲偈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

并序

唐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心之

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
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爲從母兄也嘗參
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
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于洙
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哉惟大師生
南康信豐縣自爲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
如念年十七卽南度大庾抵湖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
執禮以事大庾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
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是
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
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指
心傳要眾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
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泐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
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羣

盲爲大功德滅眾惡爲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
久滯此由是陟羅浮陟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唱
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耶旣披榛結庵纔庇
跌坐鄉人知者因資攜飲饌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
勞人乎哉竝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
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嚴涅槃經晝夜
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
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其眾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覆導
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
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
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
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等遷座
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爲衣以竹器爲躡
自薙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

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燠暑服輕疏未嘗易其衣華室
淨深香榻嚴絜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
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罄萬有契真空離攀緣於病
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
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闔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元不競不跳四方聖人實言道要道
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
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爲至精出沒在
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

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
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遽遷塔樹已
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
託於廢文彊名無蹟以慰乎罔極之恩曰自騰蘭之演教于中土

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
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
氏其先因家安康卽爲郡人髫年駿發聰悟絕眾羣言所涉一覽
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
形儀顛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
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旣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
緣亟從薙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旣
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稽
首咨之旣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
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
者十一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
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
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脗合同授祕印目爲宗
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竭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槩有觀音

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為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履將撰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鐘陵鬱為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于童齒出塵之像光于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修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六紀於茲教蹟未衰靈峯歸而一公丕承峻其廊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埽塵塔乃植豐碑率是教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梁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眉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厯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續

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恆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雍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翕然已為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毘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印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觀奧出類拔萃朞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總麻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充國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豪髮必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為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

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羣流之赴淵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為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穿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聞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族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

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俛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毘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匝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毛髮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按柳州集此文後有碑陰文粹未收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 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至柔警
諸智則智明雲皋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眾千餘人俱實持故
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贄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
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
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眾反聚落錢反寺
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

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
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惠因戒爲定
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擷
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
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
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
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
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雍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

菩提願從南嶽大圓大師受具戒樂其所由生故大麻中不去父
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
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
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
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
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
甘露壇而誓眾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
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
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
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
夏自生至滅隨蹟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
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
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蒼蘊香衰醜醜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

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毘尼景雲之滅眾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踐蹟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并序

許堯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於虛空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跌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竝進監廚守藏不遑祇受既而悉歸精舍頌於眾僧大師率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己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常苦背悶而鍼石不能及也故

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效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厯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構凌雲精室爲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垢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履衣巾屏居一室行住坐卧無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恂圍繞者割其縛導其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爲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間赴弔道路銜悲宗師旣沒法教疇依蓮沼蕪涸禪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谷原從人欲也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丞相天水趙公憬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羣今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爲參禪之侶幽鍵洞發立言兩得門人法粲

道鏡道寧道深道琛道建利訾等竝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
泯空有兩詮卜商傳闕里之教龍樹演迦維之法其旨一也咸以
夙承甘露願勒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起迪無方孰云虛空不可思量載
滌緣念永清心地異物幽贊靈烏效瑞景行如存追思不墜白月
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清信而不渝沖而不盈宛彼堂
廡空留法象門人紹德禪燈繼朗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文粹卷第六十二

文粹卷第六十三

吳興 姚鉉 纂

碑十五

總七首碑陰記銘附

釋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 獨孤及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六祖能禪師碑銘 王維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銘 劉禹錫

佛衣銘

潭州大滬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鄭愚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 李適之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 并序

獨孤及

案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閒傳教於惠可大

師樞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眾生病爲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不在中間故立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卽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蹟明徵故事其茶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尙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譔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邱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眾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

岳大比邱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邱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眾生之弘誓以抒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諡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谷眾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邱眾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寢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化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爲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

以教傳弘忍忍公傳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谿其嗣無傳焉秀
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
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
被於世也與六籍俾盛嗚呼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
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邱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
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
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
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後知先
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
宜在法流某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人之靜性於生偕植知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
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
了真以證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
世送付微言自摩訶迦葉以佛所付心法遞相傳至師子比邱凡二十五世自達摩大師至禪師又三世共二十八世

也如禪師膺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周武下令滅佛法禪師隨可大師隱遁司
空山十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為
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居皇明昭賁億兆膜
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汝縛汝誰解汝曰不見縛者不見解者然則何求信公於是言下誰證解脫知見迷頂禮請益是日禪師授以祖師所傳袈裟也
有千歲此法無壞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大厯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孽火之後
寺塔皆為邱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聖善寺沼行為禪宗
德為帝師化滅詔諡大誓即東山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
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諡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為之碑張從申書
字夫稟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
子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乎塔不
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月遂與沙門重議

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書于碑之陰

六祖能禪師碑銘 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
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棹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化天女
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
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
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
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
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
忍大師願竭其力卽安於井曰素剗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
座學眾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
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尙求飛鳥之蹟香
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
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

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
惡出己子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眾生爲
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
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
旣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
惠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
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爲
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
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卽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
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
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
施等恆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弘濟
四生大庇三有旣而道德徧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
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

之口駢立於戶外跌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薝蔔不
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
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竝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
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
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
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
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
彈指不留水流鐙燄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
人唱言人無眼目列罷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
於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
至性澆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眾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
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蹟百越稽首修蛇虺毒螫之氣
銷跳及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醜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
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

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
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顧世人未識猶多抱
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眾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
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
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
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開寶藏
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
豈在吾道徧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
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銘

并序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襲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鑿實廣
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其奏尙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

一字之褒華袞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
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
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
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後五
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
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
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
以是爲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
知也案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
謚始自斬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
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
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
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

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
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
天授

佛衣銘并序

吾旣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
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
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爲醫王以言
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
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
其出也微旣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眾生曷歸是開便門非
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
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并序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不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莊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嗟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麻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諠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卽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踣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瑰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皆是時之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林穹谷不知其嵐幾

千百里爲羆豹虎兕之封虺蜮蝮蟻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迹樵眈不敢由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屨足背闔來游庵於翳蒼非食時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由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旣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旣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閒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爲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旣以茲爲事其徒稍稍知其徒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干有餘人自爲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强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爲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己輿親爲其徒列又

議重削其須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須髮爲佛耶其徒愈強
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
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
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卽窆
於大滌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
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
百丈懷海禪師諡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牒甚明此不復出師亡
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諡號及墳塔以盛其死豈
達者所爲耶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本自童孺至老
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
其念慮未嘗時餉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
魂夢以耽沈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餐飯既耗齒髮已弊猶拔白
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
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啻行路利養悉歸他人愧

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淪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
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
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號矛盾故褐衣
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凋氣乏
嘗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
敢強也恨不能也況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
師之圖形自大滌來知子學佛求爲贊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
龐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
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旣與其贊則又曰吾徒居
大滌者尙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
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不爲也予笑不應後十
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旣等則又何虞
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訖其銘又
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意不專以褒大滌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無蹊虎已嘯後又啼雨槭槭風淒淒高
人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攜彼上人忘其身一宴坐千餘旬去無
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
無情識好惡知寵驚真物藏百慮呈隨婉轉任崢嶸雲糊天月
不明金在鑛火收熒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
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玄哀世徒苦馳驅
覓作佛何其愚算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弃
知覺球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
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
非改張造眾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裏無
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旁鬼五通專覷捕見西
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為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為
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直下說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并序

李適之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為理者也理之為極故
受之以無為昔之真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為久者也
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
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
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勞絲言說滋蔓粵有紹
興法寶超詣真宗由密意而到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舍無聞
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
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
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
端巖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
濟南淨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
沙上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雍落始配住
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孟上堂逢一神僧顏赤

文粹卷六十二

九

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各年二十
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
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
鄱陽大旱師爲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
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
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
氣生煙火眾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
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諸
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
己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
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師穿墓
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摩
之論也及築墳傅土每夕有猛獸蹄跡如杵倏然墓成經一十八
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遂經二

載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眾疑有異後
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椀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椀中有聲沃
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
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
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
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
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眾響臻羣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
積有迷有達或饑或渴禪師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
風之過眾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飲
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蹟不覺神醉大巫捨棧靡旗
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尙書李
適之往以先君佐斡瞻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
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邁私艱重集于蓼無怙何恃創鉅費窮
負土墳傍泣血廬次大師哀其劬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

於寃毒之海其後皇圖復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
請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雖開闢積
年而誨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年諱問具說最後功
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
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
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
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柏凋瘁四部雷動三界靈泣
或絕于地或訴于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
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眾
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
焚徒徵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
皦昧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強固永為宗極以適之心存
遺偈力荷慈緣髮鬢鑿鑿依稀火傳摛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
筌敢申頌玄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弘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為禪族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
梁愛河掎拔情嶽肇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霰零
嚴戒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魂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
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編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
庶類知歸往虛來實遇病為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
反於機我於往昔天方薦瘡彷徨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上密受
居多未究深海旋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怖徧身見
血深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恆住敢告非滅

文粹卷弟六十三

文粹卷第六十四

吳興 姚鉉 纂

碑十六 總九首

釋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李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 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王諷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賈餗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 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銘 柳宗元

碑陰記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張說

誤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
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
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
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
諱神秀本姓李陳畱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
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爲諸生遊問江表老莊玄旨
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詰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
翠玲然如振金玉旣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
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盾也自菩提達摩天竺
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
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並會高悟與真
乘同澈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
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
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竝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

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
伽孤峰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
人觀岐陽之地就者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
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
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
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遞爲心要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觀君
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
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
之一現混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鷓鷯四而龍
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傾
一雨溥霑於眾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
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和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
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聞名鄉表德非擬肩厭誼輦長懷虛

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
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跌坐汨如化滅禪師武德八
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
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
背嶽崩梁壤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
詔使弔哀侯王歸贈三月二日冊諡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
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
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
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泣金櫬登
高停蹕日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
月哉生魄明卽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鐘是
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
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
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

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千人二祥練縞也咸就西明道場數
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與寵貴侑供
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
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
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
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效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
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卻名假詣無
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眾爲父爲師露清熱
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
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屬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
告無學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并序

李華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圓

明我天人師示弟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不二之門其定也風
輪駐機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
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踊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兮以
遠近思惟而不窮智得皆空為真實際大悲恆寂徧撫羣迷月入
百川之中佛市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
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
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消
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
道清崇高紹興於法外胄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厭患葷肉長
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亂稽首父母求歸法門
卽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薙度隸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戒
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
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豪際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睇聲侔扣玉入
南牛頭山事威大師撞鐘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

亦斗藪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
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宇宙皆淨威
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
虞馴擾表仁之至也眾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俱
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
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
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問智慧耶
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為世論自淨而已無求
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
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現色
身而獨得我無爾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
水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眾生之往來貴賤寃親是法平等
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
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

埽鶴林茲焉供養有屠者恣忍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
忽自感悟懺悔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
衲衣跣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搖至是如其懇乞忻然降
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生不滅無去無
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
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渡江梁宋齊
魯傾都來會津塞塗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邱陵皆委於所
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愷時爲揚州牧齋心跪謁爲眾唱首望
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趨佛乘
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
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
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莫望
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日四眾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

師之禮率眾申哀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
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憐慟天地晦冥及發引登原
風雨如埽慈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
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
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羣
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實皆成汝能
總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
敷頓錫而靈泉湧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
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
嘉應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
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
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
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泣然長慕僧慧端等蔭旃
檀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

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
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昭理
禮一作故給事中韓延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萬齊融禮部
員外郎崔合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
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
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
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漬炷然光明外徧陽
升律應草木皆變啟迪瘖瞽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
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無
垢云何淨除身心寂寂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
瑠璃妙器徧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
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
逝川恆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
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峰信公
雙峰廣其道而岐之一為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嚴
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
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章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羣書既而歎
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聞法遂入句曲依僧吳改逢掖而緇
之徙居是山冥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
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峰過江望牛頭頓錫曰
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東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
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
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脈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
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
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

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尙理信古儒玄交修始下合禁桑門販佛以
眩人者而于眞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啟
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
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
既從眾心歸重告白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卽相生
敬幽明同感尙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
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眞諦
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爲無爲也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

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自達摩至
于惠能惠能之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蘊九識十八界
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
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卽凡成聖不然則一塵瞥起六入膠固
循環回復於生死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授受昭合大師得之

一言宗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寓今爲泉州人孩
提秀發博究書術一旦慨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耶四肢百體視
聽動作孰使之然耶漼然雨泣誓服緇褐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
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因緣之習百八句義照其身心離文字
化無方所於是抵清涼下幽都登徠入太行所至之邦蒙被法
味止于太行百巖寺門人因以百巖號焉元和三年有詔徵至京
師宴座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十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朗志操等
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灞陵原凡一鎧所傳一兩所潤入法界者不
可勝書著法眼師資傳一編自雞足山大迦葉而下至于能秀論次
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心本清淨而無境者非遣境以會心非
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爲習氣生死幻蘊
之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嘗試言之以中庸之
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方袍

文萃六十四
文甫
七
衰衣其極致一也嚮使師與孔聖同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
在代其大惠綱明之倫歟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尊
信誕生入滅之感異今皆不書某三十年前常聞道於大寂聿來
京下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似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聚散
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銘曰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竝照百巖得之為代導師頌若璠璃結
火燔性愛流溺正癡冥奔命卽心是佛卽色是空師之通兮無去
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兮揭茲靈塔丹素周而示塵劫兮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并序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摩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師法名義
中俗姓楊氏為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縣年十四宋州律師
玄用薙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幻
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薰結玄超真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
西堂百丈石碧後依大顛大師寶厓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芟

薙住持做為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俗
諦勉其如幻解脫示以真空顯非祕密度門虛往實歸皆悅義味
知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拘推為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
以隨生所繫推為業智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疾背疽閉
戶七日不通問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母喪聞又閉戶七日
不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徒大師止於三平深巖至宣
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人刺史故太子鄭
少師薰俾蒞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
不終完成之以裨教知像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晦其用而不知其
方本乎跡而不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
九十二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劾累謫守漳浦至止二日
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徵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無間然
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
以道為稱以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

言而喻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
有刑獄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合節
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
言訖頷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彊擬諸形容因爲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曷以言宣太
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閱外塵朗然內淨智圓
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
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并序

賈餗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化而未始
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而無垠也俛乎若囚
諸闔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內熱燄焦芽寓其質而昧者舉
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智可大取所欲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
也則憂悲恐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

之相雖天地秋豪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以壽觀天
雖萬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況大不及天
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人所以懸覺
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達摩始來中
土代襲爲祖派別爲宗故第六祖曹溪惠能始與荊州神秀分南
北之號曹溪旣沒其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爲二宗初師子比丘
以遭罹大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爲信迨曹溪凡十世而
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決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之際如避
仇敵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
日請祕于師之塔廟以熄心競傳衣繇是遂絕師嗣法於神會大
師者也上距大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
付印可懸解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聖猶反掌失
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心得不著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
而可證洞然與虛空爲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

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跡陶冶萬有未始生心然後爲得也其教之大略如此師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雋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逸羣高步脫落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卽決然蟬蛻萬緣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篋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玄關祕鑰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屬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東西南北夫亦何恆時天寶十一載也師旣佩眞訣遊無定所以爲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闕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參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繇是名稱高遠天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降錫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厯八年也旣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棲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蚩蚩橫目所至成市癡愛貪欲榛荒心路以大無畏廓而闢之元和三年故丞相

趙公之爲揚州始虛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爲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跡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懼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斯眾目之所覩故略不盡書而惑者以爲怪迂之說不可爲訓是未聞菩薩大士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歷僧夏八十有八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眞於其寺明年建塔於州之西原門人徧于天下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全證證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議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能盡知其道寶厯元年駐錫于毘陵持其教宗與師之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採其昭昭可述者載于碑時丞相太原公總戎淮南之三年也其銘曰

茫茫萬有兮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兮識浪滔天覺者云誰兮有西

方之大仙慈悲廣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兮異派同源文字言說兮罔非蹶筌惟心法皎皎兮如月斯懸惟大迦葉兮首得而傳代代繩繩兮鐙不絕然迄于荷澤兮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兮諸祖其然門人思慕兮塔彼西原將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并序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爲之本六波羅蜜以般若爲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諱道一代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崑如山立湛如川淳舌廣長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爲九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貞心超詣是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懸解

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比淨名默然於不二又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虔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不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多所信嚮由此定惠發其明誠大庾中尙書路冀公之爲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舍權以趣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卽心而證法無所攝觸境皆如豈在多歧以泥學者故夸父謬誦求之愈疏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冑索甘露之灑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旣周趺坐報盡時貞元二年四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爲宴默終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渡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靄天人交感昧者不知

沙門惠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為吾師真性湛然與虛空俱唯是體魄化為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顓其徒從茶毘之法珠圓玉潔煜燿盈升建茲嚴事眾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輿往因稽首麤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眾多之請銘曰

達摩心法南為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沈泥禪師弘之俾民不迷九江西部為一都會亦既戾止玄津橫需慈哀攝護為大法礪五濁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顧茲夢幻亦有生滅微言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能悟之在一刹那何以宣哀茲宰堵波

無姓和尚碑銘 并序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告曰性吾姓

也其源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若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唯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志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峰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堙淪爰授樂國參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借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斃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閒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辨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峰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

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又假其陰以記

文粹卷第六十四

文粹卷六十五

吳興 姚鉉 纂

碑十七 總十一首

釋

復東林寺碑銘 崔黯

崔黯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舒元興

舒元興

大雲寺禪院碑銘 李邕

李邕

宣州新興寺碑銘 盧肇

盧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白居易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顏真卿

顏真卿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御書批答坊

御書批答坊

道

唐寶祿崇元聖祖院碑銘 賈餗

賈餗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 蔣防

蔣防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

岑文本

唐昇玄劉先生碑銘

馮宿

復東林寺碑銘

并序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
 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
 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
 甚則失其道蠹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
 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
 矣唐有天下十四帝見其甚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元
 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傑幾為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
 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余時為刺史前訪茲地
 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嘒響湍鳴龍籟泠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
 時往時廢寺皆隸戶部憑牒所賣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橫賦得舊
 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

得二十九以隸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命
 告復所至響應下虔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授規
 於手日而不笠雨而不屐爨餼煮湯優犒執藝若殿若廂若門之
 三若闕之左右為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為樓若廚激飛泉
 而注於鸞銘之間若梁蜺於武疑有脫誤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
 房若聖之室若突踈勝若卻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閒三
 百一十三為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為楹為梁為棟為桷為牖為闔
 為屋之事數為級塼為蓋瓦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綱
 縑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訪
 余為其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
 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
 公不詞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
 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秀
 嶺北之山秀而不峻而廬山為山峻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

文萃六十五
墜天杭香藥靈鳥閒獸善煙嵐之中悅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而視於時風邪然驚者搏羶襲者拘素前人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暢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鏡賜以緡物元諫以眾材清持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
銘曰
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惠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鑑闢妄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

理人不獨養己峨峨匡峰矯矯惠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騫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正言勤以克肖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淪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并序

舒元興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異方之賓禮儀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貌若盼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土運豪合色而彊擬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

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爲其粉黛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祇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宮祠擘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巖之作蓋山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藉考其地有重巖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厯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腋於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諷手開榛蕪置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

僧良鑒沙門器有公識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爲己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殿者其閒五扶土而爲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閒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葦天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矣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舍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鑒旣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於余因摭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巖重巖無峽無友釋宮斯闡上矗星斗虹霓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凝煙水奔走雷飈箭雨溟濛不朽磔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大雲寺禪院碑銘并序

李邕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亭育之仁
 可幹終滅昭明之力未焯昏霾故熱惱積薪劫燒難鑠驚波巨海
 沃焦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冥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
 為之階密教內修莊嚴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
 名不去照無照了義能覺藝菩提之炬則枳棘滌除楫般若之航
 則橫流既濟湛四禪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濟度門斯盛
 其此之謂矣粵有寺之良背山之前臨有確師禪房者武德八年
 邦守蕭公諱顥護法之所建也周目環郭澄心際海亦既一味實
 無眾生夫憑其高宅其勝曾近俗諦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作
 於聖雖曰醜地猶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
 形者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位二
 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斯於戲四益風驅百為火滅棟
 宇崩落象設傾低先天中有慧藏禪師聞之斯行居而不佳妙齡

疆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帷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簞瓢之
 飧日常一食信為法本悟實如宗簡珠圓明紅蓮清淨薤髮結落
 亡境受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以興補舊塔建置尊容彌
 陀當其陽菩薩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啟明五須彌山豪相崇絕
 有若稽義撫實沿名討因都極樂之大郊壽無量之景命借如昔
 者稱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復于遠則有階地超越自在神通
 發弘願心得大勢用皆所以濡火宅鞞輪投地者結業坐開入
 影者苦趣以息粵若殫財竭力刻桷雕題積三四年模造化意寶
 殿蔚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神儀
 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藥草寓其根莖雲雷
 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
 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迹留於舍法會議
 斲石僉允圓功邕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
 出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以寧救

蟻雖向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邪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省於
短懷寄一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守堅字越石本枝鼎貴胄眉
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司馬琅邪王公元勛字固禮高闈龔吉
皇士令名資位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新羅通禪
師五力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贊而演成恭而有述
其詞曰
覆燾之獎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外徹陰入不斷心起難折靈
海慾深洪鑪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亡境息想示法流渥絕生
死岸破煩惱殼度門光啟住地玄邈傳鐙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
形莊嚴地位有爲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
抗之高山紀事標社銘勳列班廣茲妙有運彼玄關則百伊昔粵
吾無閒

宣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盧肇

至哉邃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宗光啟土

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以慈儉後天下仁居
惠往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夫
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
寶祚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爲靈根與羣生共有叩真空
而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萬
法於物我哉是以沈善惡乎澆妄之泉擢枝莖乎植性之圃常令
學者崇飾精廬顯有堂皇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羣
生罔不開悟且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形形唯居魯國曷有
列刹映乎霄顛飛薨麗乎陽光瞻彼玉豪儼然金地輦軒鵬眈岫
聳雲攢徧于州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旣
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
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擢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
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官則齊
驅驥視民部則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貨出水衡洎陟台司

亦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慙
視吏揆路既長乎百辟荆門復平乎水土公降由辛未歸以甲申
爲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
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緇會難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
羣生顛倒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爲智慧可化凡愚胡爲乎公之
區區徒自撓耳公曰嘻珠玉在櫝啟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
則踐其闕分塗而往唯善惡焉善惡之殊如東西耳趨之不已則
至其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塗如是三界信眞實羣
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攘貪遺名去利弗舍有漏而思往無
爲耳然舍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惠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
物以撓吾眞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
修行不見因果畏陰隲者不爲之多介景福者不爲之少理亂增
損繫乎其時洎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惡賢者望福增
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

昏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
殊塗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
號爲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由
古迄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象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爲鬼爲
蜮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
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肇啟法不濟備聖人繼出代天爲
工結繩畫卦質文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
人氏之未爲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
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
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
則知世法時事隨聖而立佛聖人也考精神之原窮性命之表作
大方便護于羣生羣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
謂自己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
之新興故有崇基廣廈文甍雕甍鞠爲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澗

壑祥煙翠靄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力
請先立之于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
新興寺大厓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
慧網明實相際於此始作此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于道場
西北其傍有藻律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
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為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啟山林
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寺雖毀而杉檜多
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鬪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
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
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葺年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蟻
擎六扇月照金鋪勝絕一源繚牆百雉繕修多羅為攝受置無盡
藏為莊嚴窳窳幽邃輪奐博做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隸僧三
十人今其存者太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
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從省禪門貞會著其功善集

檀施備修房廊學于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
遂言涅槃明則泊法林超度皆以禪學為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
植淨行得泥丸妙旨一日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既許
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善修持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
幽仁寶懷賁從儉惟恭文昉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
景先法進惟勤志弘玄操與前輩又為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
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為地
藏香火定中之謀始于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
不然乃為銘曰
奕奕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嶸嶸伊昔既廢神愁鬼毒洎
將再榮天人合福輒有遠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楹拔此巨木雨運
風移勝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蚨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
奕化成嶽崑玉礎方丈花臺百尋日明香剎雲生寶林太尉裴公
聳其學者弘以戒光甘露披灑示厥有為取彼難舍必有精靈扶

持大厦小儒刻石有慙史野永言歌之庶近風雅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眾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

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舍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眾生俱設後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有人刺血爲墨剝膚爲紙卽壞卽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資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眾當祿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於

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鳩欄五年推鋒而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跽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

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尙介祉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寢深無以上報謹緣皋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形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啟蹟緯武戡亂經文御厯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巍巍威深統統邁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致誅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沈受獲流水長者從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尙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

貞卿勒銘敢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合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奏進庶以竭臣下悽悽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唯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

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真卿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謹言

御書批答

敕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為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依奏

唐寶曆崇元聖祖院碑銘

并序

賈餗

唐寶曆二年歲直景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于大茅峰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夫華陽洞之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壽於萬億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應昌運為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立門之盛輝動巖谷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不業以清靜源化理以仁壽

域生靈陶之以大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寶則申詔百辟旁
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至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
于上必賢方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與乃其年秋七月
公以天子之命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大
道之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而遐
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諛詭可索至道
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
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啟養心之說二者皇王之大本
也今某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
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樓靈此峰昔梁朝
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古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鑿荒夷險鬱起層
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輦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
崇巖殿宇沈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
尹請著書之像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爲國家齋

醜之勝選也況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於是者代有其人
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繚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飾幽澗地靈境
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永惟聖祖有德乎太極之前顯
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爲日月動而
爲風雲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豕章以挈天地臣得之
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爲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
帝之先資我疆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旣見萬
物方觀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厓此崇元
新院所以得時而啟也初公以上方崇嚮道德計天下有道之士
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
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旣而聖情感愜萬
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
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理術俾風
流澤浸廣被八區嗚呼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

不可不致如己者當吾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行千載一期起乃
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才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
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
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為政大
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徧識
玄元之教俱為嶷嶷之人顧難乎哉鍊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
以春秋屬詞為學故承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啟山川效靈黃帝為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明
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
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闕宇崇
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融華陽仙洞大茅峰兮金榜瑤壇
仙術真官羽節凌風珠佩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
占地久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

并序

蔣防

沖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
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
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
松貌泉淙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
遙為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陳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
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醮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
余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
揖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巖戶強為之
銘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
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策長蛇我持放情逍遙今古為誰華表
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

并序

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且指崦嵫其若馳巨川分流赴渤澥而不息是以至

人無己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而遺萬物豈與齊魯
搢紳束名教於俄景漢魏豪傑徇榮利於窮塗何異乎蜉蝣生於
崇朝爭長於龜鶴秋豪出於未兆計大於崑閬者哉若迺岱山龍
駕傳神丹之祕訣秦都鳳祠流洞簫之妙響用能延積年於昧谷
振朽骨於玄廬白玉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陵而易
襲豈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孟氏諱靜素江夏
安陸人也其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墨冬筭表德齊聲於曾閔是
以貽則當世錫類後昆軒冕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表於
仙才固以軼仲弓之奕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稟兩儀之靈
和體五常之休德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暉蕩雲霧於
清夜盈尺之寶出鄆郢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而照乘豈惟揚
號異才馳聲益部曹稱孝行播美上虞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
俗志在芝桂譬芻豢於糠粃心繫煙霞方綺羅於桎梏既而初筭
云畢迨吉有典懿戚託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

兩將戒法師凌霜之操必守節於玄冬匪石之誠誓捐生於白刃
素概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館虔修經戒
長甘蔬菲漱元氣於亭午思輕舉於中夜若夫金簡玉字之餘論
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鼎丹法莫不究其條貫猶登山而
小魯踐其戶庭若披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已
隋高祖文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
卿虛己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眾妙懸明鏡於講肆陳鴻
鍾於靈壇著錄之侶升堂者比迹問道之客及門者成羣雖列星
之仰天津眾山之宗地軸未足以喻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
覆載皇上以欽明纂麻道冠犧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俗
天地交泰中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夷險懷趙璧
而無玷年殊盛衰鼓吳濤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爲循大小於
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氣有感仙骨夙著
金液方授駕白龍而不反玉棺遽掩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二

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斯蓋仙經所謂尸解者也冕旒惜道門之梁壞楮紳悼人師之云亡固以恩侔徹樂悲踰輟相有勅賜以賻禮資給葬事並加隆焉弟子陳光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履而增絕瞻風雲而永慕思欲寄銘讚以敘思勒琬琰以紀德俾夫成銀之室神變久而若存遺履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詞曰

西秦簫響東陵聖迹霞舉玉京雲開金液飛廉先路句芒奉璧形表丹青聲流金石玄風誰纂允屬賢明翟衣絕志鶴御依情棲心大道投蹟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蜺擁蓋青蚪夾轂丹竈留煙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唐昇玄劉先生碑銘

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名天啟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旨以

浸天下闡無爲之宗以凝海內寶曆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內殿北面執弟子之禮受道於昇玄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籠八極澤及中外仁加動植播中和贊恭默昌聖緒垂帝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道場送歸于玄真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夾路以引以翼萬眾榮觀以爲崆峒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緱氏家世奉道彰于前朝而先生超然躋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涕唾夫其洞達懸解知來藏往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機猶是採氣于三清吸精于兩曜和光於萬有委蛻于重玄始事河內張君通玄次師中岳邢君歸一二君之傳授真筌秘訣色授神與而上至于東晉楊君凡十四世其實若關鍵之固鉤鎖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悉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尊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王屋不啻一紀其後受請遷居都下又承詔至于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紫宸之後竟

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
知之私於門人韓貞灌曰吾將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四年其月
林鍾其日癸亥其春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膏明以自追鶴駕
霓旌而難駐貞灌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
干人以爲吾師之不可攀援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述追琢琬
琬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忘宜在乎文憑文以導心因心以成志
謂宿嘗奉几杖熟遊牆藩俾爲銘而揭焉且慰夫餐霞遁俗者之
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其辭曰

內天外人葆和嗇神道之宗兮乘飈駕歛無象有物玄之功兮我
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玄法於自然繫喬松兮洪惟
武文懿此正眞紹先風兮金闕玉堂靈符寶章闕中宮兮出自幽
谷賓于黃屋翊九重兮開陽闔陰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日入月
騰凌滅沒靡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轡龍倘
佯高空躡前蹤兮捐巧棄智挈誠去僞順至公兮戴君奉親後己
先人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泊然泉渟油然雲
行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益恭兮爲而不殆績用斯倍
吉以逢兮法施經流通明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
有終兮谷神不死蟬蛻而已何哀恫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
灌與守中兮

文粹卷第六十五

文粹卷第六十六

吳興 姚鉉 纂

銘一總一十首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磻谿銘 梁肅

胥山祠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瀕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 元傑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庥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

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啟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渝宜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作則

仙掌銘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

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鼉虺攘臂其間左排首陽右
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折山脊爲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
畱此巨跡於峰之巔後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詎
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爲學者總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
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遶箭馳風疾可駭於
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隲無朕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
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爲萬形形有不遂
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
如埏埴鑪錘之爲瓶爲缶爲鉤爲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
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鉤棘也巨靈之作於自然蓋
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啟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
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
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
化權指搗太極蹴蹋顛氣立于無閒行乎無窮則振長河如措杯

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爲神奇
可不謂大哀乎峩峩靈掌纖指如畫隱麟磅礴上揮太清遠而視
之如欲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
非至神曷以至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于華陰華人以爲紀
嶮嶮勒之衆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
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歎之斐然琢石爲志其

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啟地脈乃
眷斯顧高掌遠跼若如剖竹驕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
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挂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
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靈斷鼇補天
世未覩焉夸父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嵒介二大都亭
亭高聳霞艷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峰朝拱長於上古以閱
羣動下視眾山蜉蝣蟻蠓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

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
宇守在關塞山川邱陵為之城池天作峭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
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蹙谷抱谿鬪崛起重險為
秦東門截函夏於閩闕鏖天府於戶牖外扼八州之咽喉故百二
形焉內擁六合之奧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蝟起嬴
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
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璧天祐漢
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
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詢事國牒
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畱玉函於
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國如
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

不畱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
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
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局

虎牢關銘 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三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扼之以五岳維嵩
峯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閩域中夏贊經綸之
攻拒卻欃槍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
解時則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彊楚躑躅而不進隋氏失
馭中原版蕩封豕薦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
醜夏偽鄭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
閭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
創業之主戡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
作功業知宵冥之意乎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

鄭志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乃知英雄者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西經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鑿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懷敢獻頌曰

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蹙坼封泉實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旁昏恃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勅敵相及此焉淹畱終夷海表遂割洪溝乘豐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憫亡悽其號叔返道復隍熠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逆失順獲古今同期申鑒勒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互隔呀絕巉巖冥冥麋鹿無蹊猿狖相望三代而往蹠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夔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質遷可親昵孽圻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疑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疑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立造立巨衝而舉追氏縋懸纜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柵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膠固雲橫砥平總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

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峩峩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剝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懷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備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閒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佛劉怒旋見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

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恆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人煙霞深圓如筍抽高突雲陰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言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髣髴有像神仙下來顛氣氤氳靈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嶠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孰闕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霑衣谷來松音潭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流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爲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礮谿銘

井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谿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粵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谿今古茫茫

胥山祠銘

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慙蒸人乃啟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机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未宦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壞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啟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則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

己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鴟羣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拂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笳蕭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岸圻成坑迎潮民格之如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舳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脬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雞林扶桑交臂于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尊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詬讒輯步光欲飛

姑蘇待執吾則切諫快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局楚濱夾據洪流實為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晨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譎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嶽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涇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

并序

元傑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奧為闕故萬嶺交峙而嵩華辨其方羣岳敷靈而瀛壺拔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黨乎鳴弦之北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仞廣纔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雖瀑流之下鑪峰懸磴之躋丹嶠路遠莫覩余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服

登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瑩如玉岡巒峭竦
巖壁重複捫蘿而昇如造雲根縹眇嬋娟似霞衣可攀真氣勝而
塵累捐五葢破而清機閒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
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
鳥不喧杳渺逶迤流注無閒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霽朝翠巖光
晝清篠簜藏輝杉松下冥虛廓寂寥涵風有聲緣嶺未極劃開洞
門黛容崢嶸詭狀輪囷疑伏龍怪鎖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
盤根網結挂絡空碧崩崖旁傾猿逕下仄羽人幽會此焉瑤席搏
翠壁而直上軋崎嶇於紫氛雙巖屹以中斷奔屏蹙而成室涵孕
精爽澄凝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
鳳簫響絕荆榛蔽路危磴敗滅跡畱人境而舉世莫知地聯精利
而羣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鬲
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
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饜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容

之玄風以爲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畚履險通幽梯絕棧
而厯巉巖排蒙籠而登杳藹時更不稔而神居祕躅粲然皆睹嗟
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客有顧咨而諭予者
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藏
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千
祀勃焉而興歟乃爲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欹危奔龍伏虎兮勢狀奇林
攢峰倚兮蟠雲螭下臨陰谷兮神以慄嵌巖巖兮洞無極老松蕭
瑟兮生遠風興雲霈霈兮煙霧黑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堅根網絡
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靄世道紛綸兮
何足謂朝爲榮華兮夕顛顛不如幽谷兮閱仙經冀接浮邱兮整
煙轡我窺丹竈兮坐山腹眾峰參差兮隱雲族鑿仙嶺兮望瑤臺
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用晦
兮靈物斯潛殷道未昌兮說築傅巖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既

不朽兮與名長存

文粹卷弟六十六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文粹卷弟六十七

吳興 姚鉉 饗

銘二總一十五首碣頌增

高道

昭夷子趙氏碣頌 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墓銘 柳宗元

忠孝

文貞公笏銘 孫樵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柳宗元 壽州刺史表增

暴虐

佞石銘 皇甫湜

銘秦坑 司空圖

浮圖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文粹卷六十七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化城寺大鐘銘李白

溫州仙巖寺銘司空圖

橋梁

石橋銘張嘉貞

石橋銘張彧

宅

丹崖翁宅銘元結

井

井銘柳宗元

冢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劉蛻

昭夷子趙氏碣頌并序

陳子昂

昭夷子諱元亮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代為大儒至祖棣尤博

雅耽道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
焉有二子禮輿禮輅輿官至臨穎縣丞輅為校書郎並著名當代
昭夷即禮輿之季子也元精神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
遠年二十七褐衣遊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羣蒙以初筮求我
昭夷以玄轂發機故蓬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代議迫阨不容其高
乃屈身泥蟠求祿下位為幽州宜祿縣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唯
採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君之道標浩如也因
巡田入隴山見烏支丹穴密有潛遁之意蒼龍丙申歲在大梁遭
命不造發瘡疾而卒年三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
知莫不為之垂涕蓋傷其有濟時之量而無長駐之年夫上德道
全器無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道好由
也之勇緬回也之仁侈宰子之言遺澹臺之行務端木之智忘甯
武之愚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獨五味足六氣和通眾賢之
不兼暢羣才之大適雖不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閒言物飽

其義吾常論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矣夫於戲名聞天下而不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其時歟其事歟君故人雲居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河內司馬子微終南山人范陽盧藏用御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吳郡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詵雍州司功太原王適洛州參軍西河宋之問安定主簿博陵崔璩咸痛君中天鼎餽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諡者行之迹君囊括代道位屯時艱困乎艱飢光景不曜乃共稽隲舊行考諡定名問于元著象曰明夷子昭夷昔歎曰才位不兼大運有數嘗哀時命而作頌云諸公以予從君之遊最久故秉翰參議其頌曰

天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成昔者元精汨潏陽九滔災大人感生堯禹恢能陰陽既和立帝傳家五百數終桀驚暴邪子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尹乃阿衡六百運徂受始淫狂西伯考元厯在聖昌匪雄不決匪謀不臧姜牙皓眉實逢其良投

劍指麾奄有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仲尼負道周旋無勢一擊無土一塵然則大運之所來時哉時哉隘業隘運巨功巨德苟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作頌云云又嘗著汲人嚶記言變化之事且曰請爾靈龜永寔息乎浩初

東明張先生墓銘

并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眾真祕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伴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已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為碑以志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光而不為

榮葉字重名介絜而周流道包涵而清靈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盪莽狼倖道之非邪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顛墮聖圖壽離中就異歛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為類空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

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暮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
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
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緊按緊字疑誤拱折列諍舌不
發膠榮顧餽下偷上懷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附壽州刺史表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
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曾不是聽創鉅
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眦一作背寒暑在廬草
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
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
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
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
秀靈泉帝命薦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
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毗李
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
啖啜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涕涕洟遂於
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踵晝夜哭訴孝誠幽達
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

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
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未耨為業而能鍾彼
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
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間刻石明白宣延
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佷石銘

皇甫湜

佷石蒼蒼驪山之傍鏡朴確癡疑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
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達淫刑
蹙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佷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
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窾木
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總奇力瘁財殫驅
驅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神憤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槎
棘荆指麾峭嶂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燧燔于童蓬顆無
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

釋之有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佷石炯
戒千春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讐儒絕而家秦
坑儒邪儒坑秦邪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
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乘開設其輪
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焉彤彤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
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啟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
鐘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洎此方上士釋法
觀釋法鸞與比邱眾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時火
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身之齊
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閒弘誓既達昏疑皆破故眾心如

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髣髴交應越五月辛
丑新鐘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溢億兆諦聽鯨
魚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
谷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盪既而拗怒散渙與迴颺俱激度越大
千周流六虛經于巖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
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聾盲知
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吒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
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
眾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勸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爲
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也銘曰
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八音之列數者金爲長金聲之動物者鐘爲大相彼創制本乎無
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其體妙乎其幾神乎故帝庭用

之以和樂梵宇作之而助道其有旨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土所卜
卽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因而緝焉皇唐統天增壯厥構雖臺殿
有赫而鐘簾未雄曰都維那某等顯允令德鬱爲紀綱洞三學之
奧府張二巖之巨翼以爲是聲聞則有以敷眾美不則無以徧十
方乃同寅叶恭倡議改作我心匪石彼應如雲緇流輔仁而或勤
或懋清信委施而爲岡爲陵於是乎遠質精金博召良冶晷氏宰
陶人翼鎔範脩林樸植火正叱咤以啟號風師鬪怒而陳力巨扇
咆哮洪鑪赫曦燦奪清夜光連紫微旁通寶以決注下潛成於數
圍察夫陰未凝陽爲烈爍爆泉沸氣憤雲洩旣旬而後實旣堅而
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輪圓洞然而博暢仙獸勒於下驪龍
踏於上蓄精誠含寥亮乃神工之旣濟而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
有度而體有經侈奄均厚薄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柞雖鴻音未
揚識者已知其妙矣故緇眾咸躍善願克充而縣之衣冠里之髦
彥聚舍珍翫翕營層臺峻嶒百常沆漉一色然後插雲柱倚天梯

駢輓轡縮脩索攢勳力以下拔軋豐容而上昇雄以筭鱗顛以交
扛猛以簠權作以離立大器斯屬洪椎乃鏗威音潼溶而一吼虓
響岌業乎三界上極有頂下彌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
革塵滯褰開冥蒙滌曠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冥機坐
融其諸佛神通之用乎不然者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
是矣允釐僧務本三勢而克終式遏劔輪後四爰而長擊故初起
細而促漸登鏗以舒既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於是壯也乃而畢
為按乃而畢為四字疑誤若是者何皆皇覺啟導抑揚之深思也實欲普其
念周乎仁張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登聞不惕不惶
以安以樂或謂霆鬪雷裂山傾河洩靈祇殲走猛殺僵蹙皆恐怖
殺傷之事我大雄氏慈制又悲乎然哉若乃顛顛聖賢翼翼龍象
以之懺薩以之引宣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忒住
持我像教洋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靈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
其在茲乎皇唐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鐘也既成即其秋孟月

上弦茲臺也復構他方聖眾咸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
瞻仰於是陳巨會以落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
能事畢矣而宏範莫紀又八稔於斯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尉
于右邑攝茲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希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昭述
式副羣心之望焉而主簿弘農楊量新尉楊光朝等並高幹才敏
力懋於道勉奉天秩允恭仁祠輔營樂石贊就厥美雖默者果得
不言乎銘曰

靈鍾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威蓄毓時乃宣震擊鏗鏗
流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真聲開梵筵一切苦輪悲熾然聞
我真聲咸息肩虛空有盡福無邊神用廣大莫與先

化城寺大鐘銘

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鐘警大夢而能發揮沈潛開覺茫蠢
則鐘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慮協響廣
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

金鼎增輝寶坊仍事作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鐘者量函千鈞聲盈萬壑本集此四字蓋邑宰李公之所勅也公名有則系玄元之英蕤茂列聖之天枝生于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而有成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于天天書褒之榮輝簡牘稽首三復子孫其傳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理日計之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潛臻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觀天宮崢嶸聞鐘聲瑣屑乃謂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聾六時有所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感應秋豪不挫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采鳧氏撰鴻鐘火天地之鑪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蜚廉震驚金精轉消以融熠銅液星熒而燿燦光噴日道氣蔽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煙轟於遙海烜赫宇宙功侔鬼神瑩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躩踞糜金索以上緮懸寶樓而迭擊旁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山

以隱隱響奔電而闐闐赦湯鑊於幽途息劔輪於苦海景福胥蠶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有又孰能與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夔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賈勇贊成厥美寺主昇朝閒心古容英骨秀氣灑落豪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潔己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日暉蘊虛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老乃緇乃黃鳧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詞臣恭承德音敢闕清風之誦其詞曰
 雄雄鴻鐘砰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含號烜赫聲無邊摧懼魑魅招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劔輪輟苦期息肩湯鑊猛火停熾然愷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傳芳金鐘永不朽

溫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鑊天中宅靈僊瀑之作風幹洞壑地洵山鑿越之裔
甌之隅人逸而腴某其師某其牧寺圯而復

石橋銘 并序

張嘉貞

趙郡洺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迹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試
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礎闢方版促郁絨穹隆崇豁然無楹吁可怪
也又詳乎又插駢生磨礪緻密登百象一仍餉灰豐腰織綫一作鐵
蹙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
遠慮莫能勑是其欄檻華柱鉅斷龍獸之狀蟠繞孳踞眈眈翕歛
若飛若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河臨
乎析木鬼神幽助海石到乎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
擊水鱗甲攢會者徒聞于耳不覩于目目所覩者工所難者比於
是者莫之與京校全唐文有序無銘勅河北道推句租庸兼復囚使判官衛
州司功參軍河東柳渙繼為銘曰
於繹工妙冲訊靈若架海維河浮黿役鵲伊制或微茲模蓋略析

堅合異超涯截壑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而奇在啟為博北走
燕薊南馳溫洛駢駢壯轅般般雷薄攜斧拖繡騫驄視鶴藝人侔
天財豐頌閣斷輪見嗟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瞿瞿

石橋銘 并序

張彧

闔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
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績度厥功皆合于自
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洺一作汶水伊何諸川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葢制樸斷紛
糝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乘流迴透
塊軋匠造琳琅簇筵傲作洞門呀為石竇窮琛莫算盈紀方就力
將岸爭勢與空鬪吞齊跨趙警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
鈐鍵撮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
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
事物殷富夕發薊壩朝趨禁雷質含冰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

痕半舊天啟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丹崖翁宅銘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丹崖俗曰赤石國有唐節者曾為瀧水令去官家于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山猶峻忽見淵洞丹崖千仞礚礚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綺競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井銘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甑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恆惟咨嗟怨惑譎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人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埒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

蔣晏凡用罽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千六大甗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游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彫礪涂漉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噓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者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日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

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
蕩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
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
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
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
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
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指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
周易筮之遇復坤上震下之同人離上乾下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
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之將聽襲吉
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
卜於木而悶悶土協吉纍纍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
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
乎結爲邱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絜
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

泥爲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於樂爲土鼓
爲由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爲洿池以澤生
殖乎祀爲壇竈乎窾爲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旣不爲吾用
唯速化爲百工之用慎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爲金鐵
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爲醴泉以味乎詔口慎無禱爲城社以狐鼠
憑妖慎無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爲蘭茝以佩服見藝鳴
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舒而爲螾使之飲泉旣而他年遊魂之未
返者亦命巫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爲塵垢在
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
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含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詰禮之儒無
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邱時在唐大中丁卯而
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文粹卷第六十七

文粹卷第六十七

子紅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十一

料
六
十